

# 克莱采奏鸣曲

The Kreutzer Sonata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克萊采奏鳴曲

[俄] 列夫·托爾斯泰 著

郭向榮等 譯



中國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莱采奏鸣曲/(俄)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郭向荣等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4辑)

ISBN 7-80179-133-9

I. 克… II. ①托…②郭…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423 号

---

## 克莱采奏鸣曲

---

译者:郭向荣等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梨园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22.875

字 数:5769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ISBN 7-80179-133-9/I·004

定价:420.00元(全二十二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导 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延续了近六十年,作品颇丰,用列宁的话讲:“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承袭爵位。两岁丧母,九岁丧父,在姑母监护下成长。曾在喀山大学东方系与法律系就读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了自己的大半人生。二十三岁时他曾在高加索服军役,五年后退役回家。托尔斯泰的创作起步于高加索时期,五十年代就发表了系列自传性小说《童年》(一八五二)、《少年》(一八五四)和《青年》(一八五七),此时就已展现了他那种对心理分析和道德感情纯洁表达的才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为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问题的存在,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也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他创作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卢塞恩》以及《哥萨克》,反映俄国社会中上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的对立,但未寻到出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阶段,此际他先后创作发表了两部长篇巨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从历史和现实层面来探索俄国社会出路的结晶。前者是部描写人民战争的史诗,在场面宏大与严整布局、人物形象的丰满生动之余,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与道德问题,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盛名。此际托尔斯泰加深了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与揭露,艺术也日趋臻熟,但由于无所出路,作品中充斥着宿命论与博爱思

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一方面彻底抨击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的剥削、政府机关的暴虐、教会的伪善,另一方面又宣传“不以暴力抗恶。”在此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比如《复活》等著名小说,而《克莱采奏鸣曲》也是在此阶段创作发表的、堪称此时的代表作之一。

《克莱采奏鸣曲》发表于一八九一年,讲述了一个火车上作者亲耳听了一个杀妻的贵族讲叙此事的前因后果,揭露了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男女正常关系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整个场景就是在—列火车上,由众人谈论男女问题引申到—件杀妻案件的来龙去脉,主要以对话方式推动情节发展,因而彻底表现了托尔斯泰那种探索道德与人性的思想性。但这并未抹杀掉文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个性,在娓娓交谈中,那个杀妻的贵族与其妻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在说话中袒露了每个人细腻的性格转变与心理变化。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功底之深厚。总之《克莱采奏鸣曲》以扣人心弦的故事,娓娓道来的心事袒露,将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演绎得—览无余,对读者的思想与观赏有着—定的冲击力,不信请君观后再做定夺。

本书还收入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和短篇《舞会以后》。

# 目 录

克莱采奏鸣曲 .....	( 1 )
一 .....	( 1 )
二 .....	( 7 )
三 .....	(12)
四 .....	(13)
五 .....	(16)
六 .....	(19)
七 .....	(20)
八 .....	(21)
九 .....	(23)
十 .....	(25)
十一 .....	(26)
十二 .....	(30)
十三 .....	(32)
十四 .....	(35)
十五 .....	(38)
十六 .....	(41)
十七 .....	(44)
十八 .....	(47)
十九 .....	(49)
二十 .....	(52)
二十一 .....	(56)
二十二 .....	(61)

二十三	(64)
二十四	(68)
二十五	(70)
二十六	(75)
二十七	(78)
二十八	(84)
<b>哥萨克</b>	(87)
一	(87)
二	(92)
三	(100)
四	(103)
五	(107)
六	(112)
七	(117)
八	(120)
九	(127)
十	(132)
十一	(136)
十二	(140)
十三	(142)
十四	(150)
十五	(152)
十六	(156)
十七	(162)
十八	(165)
十九	(172)
二十	(176)
二十一	(181)
二十二	(186)

二十三	(192)
二十四	(195)
二十五	(204)
二十六	(207)
二十七	(210)
二十八	(215)
二十九	(220)
三十	(224)
三十一	(227)
三十二	(231)
三十三	(234)
三十四	(239)
三十五	(243)
三十六	(247)
三十七	(250)
三十八	(253)
三十九	(259)
四十	(261)
四十一	(265)
四十二	(268)
舞会以后	(274)



## 克莱采奏鸣曲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人要是看到女人就起淫邪之念，那这个人已经在心里奸污了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问耶稣，既然如此，男人为什么还要娶妻呢？

耶稣答道：这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并领悟的。这世上有生来就不能生育的，也有被人阉割的，还有为了天国孤独一生，形同自阉的。只有上天选中的人，才能享受这一权利。只有能领悟这句话的人，才可以享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

那还是早春时节。我们已经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不时有旅客上上下下，只有我和其他三个旅客一直坐在座位上。其中一个是一位会吸烟的太太，由于旅途劳累显得很憔悴，穿一件不男不女的大衣，戴顶帽子，——即使她再年轻几岁，也不可能是妙龄少女；第二个是那位太太的邻座，也是她的朋友，大约四十岁，一副能说会道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律师），他的行李不仅是簇新的，而且很整齐；还有一个是位绅士，独自缩在一角，他个子不高，看起来并不很老，然而却有一头花白的头发，两只眼睛发着种异样的光彩。他极为迅速地移动着目光，动作也很慌张。他戴一顶羔皮的高筒软帽，穿一件旧大衣，镶着羔皮领，其制作之精细不能不让人称赞裁缝的手艺。里面穿一件带褶的外衣和俄国绣花衬衫。我发

现,他经常发出一种奇特的干咳声,像是要笑却又憋了回去。

从旅程开始以来,这位绅士有时看看书,有时抽着烟看着窗外,有时独自喝茶或吃自己带的食物。总之他竭尽所能避免与其他人聊天、结识。即使别人主动向他搭讪,他也只是冷淡地还以简短的回答,毫无热情。

我自以为他对自己神经质的行为也很难过,几次想打破尴尬的局面,而他却常常逃避我的目光,不是看书,就是望着窗外(他坐在我的斜对面,因此两人的目光经常相遇)。

火车在一个大站停车时,也就是第二天傍晚,那位爱紧张的绅士为了沏茶,下车去打水。那位行李又整齐又新的先生以及他的邻座,也就是那位会吸烟的穿着不男不女的大衣的太太,也下车去车站的茶座了。

就在那位律师和那位太太喝茶的时候,车厢里走进几位新旅客。其中一个人显然是个商人,他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儿,个子高高的,脸刮得很干净,头戴大帽檐的呢子便帽,身穿貂皮大衣。还有个年轻人,则像是商号的伙计。他们就坐在律师和太太的对面。刚一坐下,两人便谈了起来。

因为我坐在他们的斜对面,而且火车还没有开动,只要没有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就能听到一点儿他们的谈话。那个商人先告诉年轻人,他在下一站下车,到自己的庄园去。像往常一样,两个人说到了市面行情和买卖经营,说到现在莫斯科的生意情况,然后又说到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接着年轻人说起一个他们都知道的富商,在集市狂饮作乐的情景。可还不等他说完,商人就谈起了以前在库纳温他纵酒狂欢,开怀畅饮的情形,很明显,他以那次狂欢为傲。他还得意地告诉那个伙计那次在库纳德,他和他的朋友怎样喝得酩酊大醉,并干了一件荒唐事。他悄悄地——似乎是不想让人知道——告诉那位伙计,伙计听完乐得哈哈大笑,那笑声传遍整个车厢,老头儿也忍不住得意地大笑了起来,露出两颗黄牙。

听了他们无聊的谈话后,我不再指望什么,站了起来,想趁这

会儿功夫到站台上走走，我在车厢门口遇到了那位律师和他的朋友，他们正热烈地说些什么，走回了车厢。

那位十分健谈的律师告诉我：“您最好不要出去了，第二遍铃马上就要摇响了。”

很快铃声就响了起来，而我还没走到车箱的出口。当我走回座位时，那位太太和那位律师还在继续着那场热烈的谈话，而那位曾在库纳温开怀畅饮的老商人这会儿正襟危坐，偶尔以啧啧声表达自己的不以为然。

“不久她就直接明了地向她丈夫摊牌，”当我从律师身边走过时，他正色眯眯地对那位太太说，“她再也不能，再也不愿意和他继续生活下去，因为……”

然后，他又说了些什么。当我坐到座位上后，又有一些旅客走进了车厢，列车员也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办事员急匆匆地跑了过去，车厢里非常热闹，律师和那位太太的谈话我也就听不清。终于一切都安顿好了，车厢又安静下来了，我又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了，并且发现他们已经放弃那个令人兴奋的话题，而转入一般的评论。

律师认为，欧洲舆论界这几年很喜欢研究离婚问题，而在我国也是如此，离婚的事情此起彼伏。当律师发现只有自己在发表意见时，就转向那位高个子老头儿。

“过去并没有离婚这回事，对吗？”他彬彬有礼，带笑容问他道。

老头儿刚要张嘴，火车就开动了，于是他摘下呢子便帽，开始在胸前虔诚地画十字，并低声祈祷着。律师看向一边，有礼貌地等着。念完了祷告词，老头儿又画了三次十字，戴上自己的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并整理了一番。直到帽子端正了，他也坐得更端正了，才回答。

“从前也常有这种事，先生，只不过少些，”他说道，“现在这世界，哪能没有这种事呢，大家都是文化人嘛。”

火车飞快地疾驰着，铁轨交接处发出的轰隆隆响声使我难听

清他们的谈话,但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向老头儿的方向挪了挪。我的邻座,那位两眼熠熠发光的不爱理人的绅士,显然也很感兴趣,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而没有像我一样离开了座儿。

那位穿着中式大衣的太太笑了一下,说:“难道受教育有什么不好吗?在以前,新郎新娘甚至还没有见过对方就结婚,难道那样是应该的吗?”她又接着说——像其他太太一样,不去回答对方的问话,而是回答自以为对方会说的话——“新娘既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也不知道能不能爱上他,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妻子,开始了一生的痛苦的生活,你们说这就更好吗?”很显然,这番话是说给我和律师听的,而不是那个老头儿,她根本不屑对商人表达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是文化人嘛!”商人鄙夷地看了一眼那位太太,重复道,而不回答她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看文化程度和夫妻是否和睦二者的关系的。”律师微微地一笑。

商人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却被那位太太打断了。

“不,那样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她说。那位律师马上阻止了她。

“等一等,让这位先生把话说完吧。”

老人很坚定地说:“有了文化只能干傻事。”

那位太太抢先道:“让那些没有感情的人结婚,再故作惊讶地责备他们吵吵闹闹,不会过日子,”他的目光从我、律师,甚至那个伙计身上扫过——那个年轻人已经站了起来,半倚在椅背上,笑容可掬地听着——她继续说道,分明是要批判那个商人,“只有畜生才是可以任凭摆布随意交配的,而人类是有感情心存爱怜的。”

“您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太太,畜生不能和人相比,它是牲口,而人是受法律保护的。”老头反驳道。

“两个人没有感情,怎么能一起生活呢?”那位太太大概觉得这些看法很新鲜急于把它们说着出来。

“过去可不兴这一套，只是现在才讲，”老头儿很严肃地讲道：“有一点事儿，她就嚷嚷：‘不过啦，不过啦。’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干嘛过这生活，这可是现在才时兴的东西。芝麻大点的事就说：‘拿走，你的衬衫和裤子，全都拿走，我要跟万卡过，他的头发比你时髦，比你好看。’这还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女人最应该懂得的是害怕。”

那个年轻人歪着头看了看我、律师和太太，一付忍俊不住的神情，不知是要表示赞同还是要嘲笑我们。

太太很奇怪，说“害怕什么？”

“害怕什么？那当然是自己的丈夫呗！一个女人应当害怕自己的丈夫。”

“什么？老爷子，现在都是什么时代啦，您还说这个。”那位太太很生气地说。

“不对，太太，不管什么时代。夏娃，——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老头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使得那个伙计认定商人最后的胜利者，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你们男人才这么想，”太太继续反驳，她又扫了我们一眼，“你们在外拈花惹草，胡作非为，却让女人在家中操持一切，守规守矩。你们却可以胡作非为。”

“无论是谁，都不许胡作非为，不过，一个娘儿们会给家里惹是生非，是淫妇，靠不住，男人则不会。”商人继续论证自己的观点。

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定，仿佛是宣讲圣经，即使那位太太也要被震住了，但她仍不放弃。

“好吧，但我想，你们也认为女人是人，同男人一样是有感情的吧。如果她无论如何也不爱自己的丈夫，怎么办？”

“不爱？”商人皱着眉头，似乎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噘起嘴唇，“为什么不爱呢？”

那个伙计对这个答案好像非常满意，不时啧啧作声，以示赞

同。

“不可能，她就是不爱，”太太说道，“您总不能强迫她去爱吧！”

“嗯，如果妻子背叛了丈夫，该怎么办呢？”律师插了一句，问道。

“这是不准许的，应该好好看住她，不许她胡来。”老头厉声说。

“如果这事儿真的发生了，怎么办呢？我想您也常听到这种事吧。”

“有些地方常有，我们这儿可从来没有。”老头答道。

谁也不说一句话。那个伙计动了一下，大概是不甘寂寞，微微地一笑，讲道：“就是啊，我们那儿就有这么件事。很难讲谁对谁错。小伙子也是倒楣，碰上这么个女人，骚货一个，只会胡搞，小伙子也是太老实了，循规蹈矩，还有文化。开始，她跟账房勾搭。他不打不骂，好言相劝。可贱妇就是不听。不仅干那种卑鄙下流的事，还偷起钱来。小伙子生气了，打了她，可有什么用呢？她是不可救药了，竟找了个不信教的犹太人，请原谅，偷起人来了。没办法，他把那女人给甩了。到现在，小伙子还在打光棍，她则四处流浪，与人鬼混。”

“他就是太老实，”商人忿忿不平地说，“要是开始狠狠地打她一顿，不许她胡来，也许她就会安分。不能由着娘儿们。地里别听妈的，家里别听老婆的。这是真理。”

正在这时，列车员过来收要下车的票，老商人把车票递给了他。

“就是说嘛，先来个下马威，就把女人给制服了，不然一切全玩完。”

终于，我忍不住了，“刚才您不是还讲到那些有老婆的男人在库纳温集市上为所欲为吗？”

“那是两码事。”说完，商人就再也不开口了。

火车汽笛声响了起来，商人站起来，取出行囊，系上扣子，抬了抬帽子，向放制动闸的平台踱去。

## 二

商人刚刚离开，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伙计说：“真是老封建！”

那位太太也说：“一个思想古板的老头子，简直就是‘治家格言派’的典型。我还从没见过如此不讲理的人，他的那些关于妇女和婚姻的观点多荒谬啊！”

“就是啊，看来，和欧洲相比，我们关于婚姻的看法还很落后。”

“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人永远不能懂得，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婚姻也就毫无意义，也就不是圣洁的，受人尊重的。只有饱含爱情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啊！”那位太太不无感慨地说。

伙计笑眯眯地倾听着，为将来能在他人面前发表如此聪明的言论而认真地倾听着。

就在那位太太激昂地演讲时，我们忽然听到一种奇怪、吓人的声音，像是干咳，其中却又有一种让人深觉凄凉的味道。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孤僻的绅士，我的邻座。很显然，他被我们的谈话所吸引，以致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我们身后。他把两只手搭在椅背上，头发似乎更加苍白，两只眼睛冒着光。脸颊通红的，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抽动着，一副很激动的样子。

他木讷地问：“到底怎样的……爱情……爱情……爱情会使婚姻圣洁，使婚姻成为真正的……婚姻呢？”

看到那腼腆的绅士激动的样子，太太不由放轻了语气，温柔地回答。

“一种伟大的感情，只有男女之间存在……真正的爱情，那样的婚姻才有意义。”那位太太说。

“啊，啊，可是真正的爱情，这种伟大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呢？”那

位目光独特的绅士害羞般笑了一下，讷讷地问。

太太有些不耐烦了，似乎觉得和他的谈话毫无意义，“大家谁都明白爱情是什么。”

“可是……可是我不明白，”那位绅士怯生生地，却又很坚定地说：“一定有一个定义，您说的爱情到底指的什么。”

“什么……其实很简单，”太太答道，在一番思考后，她继续说：“爱情是一种很特别的，妙不可言的爱恋，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或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超出任何人的依恋，完全的爱恋。”

“可是，这个……爱情会维持多长呢？一个月，两天还是半个小时？”绅士笑着说。

“对不起，您说的是爱情吗？完全不是您说的那样。”

“不，我说的正是爱情。”

律师插嘴道：“她是说，”他指了指那位太太，“婚姻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爱恋，也就是爱情，只有存在这种感情，她才可以说，婚姻是神圣纯洁的。另外，任何一桩婚姻如果没有两情相悦，那婚姻同动物交配就相差无几了，这个婚姻本身就不存在一丝一毫的道德约束力。我说得对吗？”他偏头问那位太太。

那位太太点了点头，同意他对自己的观点的诠释。

“而且……”律师想接着往下说，但他被那性急的绅士打断了。此时那位神经质似的绅士目光炯炯有神，他不耐烦地说：

“恰恰相反，我说的也是爱情，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超出任何人的依恋，完全的爱恋。但是现在我问的是：这种依恋——爱情能维持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不是半个小时、两天，也不是一个月，而是很久很久，天长地久，终身不悔。”太太耸了耸肩回答。

“实际上，这只是浪漫的爱情故事，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过！在生活中，这种只对一个人给予一种超出对其他任何人的爱恋，也许会维持几年，但要知道这是很少见的，更常见的是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几天，几小时。”看到大伙儿对他的观点十分惊讶，他



觉得很骄傲。

我、律师、太太，甚至还有那个年轻的伙计都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不对，您在说些什么呀！那可不对！哎呀，对不起。”律师、太太和我异口同声道。伙计也“啧啧”地表示反对。

白发绅士朗声说道(把我们的声音都压了下去):“是的,我知道,但是各位,你们说的是存在你们头脑中的东西,而我说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光芒四射的女人而没有体会到你们所说的那种爱情。”

“天啊,您的话太恐怖了。可是,人和人之间真的存在爱情这种感情,它的存在不能以小时、天、月、年来计算,它的确要维持一生的。”

“不,相信我,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这种感情。假如真的有一个男人用自己的一生爱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十有八九会爱上另一个男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这样。”说完,他拿出烟盒并点上了一支烟。

律师说:“这种感情却也可能是相互的啊!”

“绝不可能,”他批驳道,“在一车豌豆中,有谁看到过两颗紧挨在一起的呢?爱情也是这样。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厌倦的问题。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这不就等于靠一支蜡烛过一辈子吗?”他一边狠狠地抽着烟,一边说。

“可是您瞧,您说的只是肉体上的爱。您不认为存在建立在共同的理想,融洽的感情基础上的精神的恋爱吗?”那位太太问道。

“共同的理想!融洽的感情!”白发绅士重复一遍后,又发出了那种可怕的怪声,“那又为什么睡觉呢(请原谅我的粗鲁)?照这样看,只要有共同的理想,大家都可以一起睡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对不起,”律师开口,“事实与您所说的截然相反。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男婚女嫁就存在着,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结婚,生活着,而且不少人都忠实于自己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是幸福长久的。”